

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

詹德斌

内容提要 民族心理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韩国人一直主张自己是单一民族和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最重要的民族心理特征之一就是“恨”,体现在韩国人的个人和国家、历史和当前、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韩国人的民族遗恨包括受大陆民族欺压的千年之恨、受日本殖民的亡国之恨、被大国左右的 60 年分裂之恨,以及国家弱小之恨等。数十年来,韩国一直努力通过自我壮大、奉行事大主义、运用精神胜利法、外向型处理、推进统一等各种办法化解民族遗恨。但是,韩国人民族遗恨的最终消解不仅有赖于韩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同时也有赖于地缘环境和周边大国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研究 韩国 民族心理 民族遗恨 事大主义

目前,国内关于一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体系、国家利益、国内利益集团、领导人个性等角度出发,鲜有研究者关注民族心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种现象在韩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体现得更加突出。由于韩国实行五年单任的总统制,政权更迭相对频繁,特别是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上台后,其所代表的政府愿望和要求也跟着发生重大调整,因而也就加大了把握韩国外交政策的难度。但是,韩国人一直强调自己是单一民族和单一民族国家,所以韩国人的民族心理必然会对国家

* 詹德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讲师。(邮编:201620)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韩建交后韩国主流对华认知的转变与对华政策研究”(13CGJ0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085 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政策产生直接影响。民族心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至少不会随着政府的更迭而急速变化,所以理解韩民族的心理特征也就为探求韩国外交决策的深层动因打开了一扇窗户。

韩民族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恨”。它体现在韩国人个人和国家、历史和当前、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如果缺乏对韩国人“恨”的心理特征的理解,就难以充分理解韩国人和韩国一切行为背后的因果关系。因为从政治到家庭、从国际关系到电视剧,“恨”在韩国人如何感受和对待其他人、其他国家时扮演着最显著的角色。^①

本文首先探讨作为个体的韩国人的“恨”的概念和心理特征,进而对民族层面上的“恨”的成因及内容、韩国如何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化解民族遗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民族心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民族心理学的观点认为,民族心理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能力以及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的社会心理等。^② 民族心理是客观存在的,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心理特征。民族心理是该民族在共同的生存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的心理特点,表现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形式中,如房屋的结构式样、道德观、价值观、风俗习惯、交往方式、语言、文字、体育、音乐等等。^③

在当今国际社会,民族不是独立的行为者,一般不直接参与国际关系活动。但是,国家却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在国际关系中反映民族的意志和要求。^④“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但有时又是一致的,民族国家即是民族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认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的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⑤ 当民族意为国家时,民族性格即是指国民性。无论是民族性格还是国民性,放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思考,它们显然都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形式。

民族心理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也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

① Jon Huer, “Psychology of Korean Han,” *Korea Times*, March 33, 2009.

② 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③ 孙玉兰、徐玉良:《民族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④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288页。

⑤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响。心理分析理论认为,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因素(个性、经历、学识、信仰、习惯、动机等)对整个外交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帕·罗森勃拉特(Rosenblatt)甚至断言,某个政治领导人越是在民族气氛中被推举出来、树立起来,那么他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就越具有决定权。^①而国家领导人也不过是整个民族的一分子,其心理因素自然反映了所属民族的心理特征。诚如美国学者约翰·洛弗尔(John P. Lovell)所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②

在外交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除决策者个人心理因素影响外,整个国家的和国家各阶层的心理因素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方面,心理分析理论主张把国家视为一个决策系统,其中美国学者肯内特·W. 特休恩(Kenneth W. Terhune)的“民族性格”理论较有代表性。民族性格理论强调民族内部的不同等级对国家政策制定的不同影响。特休恩提出民族内部可分为四个等级:大众等级(远离决策过程)、上层等级(社会中最有权势)、国家领导等级(拥有以整个国家名义进行决策的权力)、显贵等级(长期不受社会政治准则和法规约束)。每个等级虽具有某种共同民族性格,但又有特殊的价值观和希望,都会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台留恩认为,人民大众的影响是决策形成的基础。政策是在民族的感知、观点、信仰和价值范围内形成的,若能确定其变化范围、方向和速度,就可以对国家行为和民族行为进行预测。^③

在当今公共外交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④韩国人一直强调自己是单一民族,即韩民族(朝鲜族)。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在历史上能够对抗无数次外部侵略,保住国家,正是因为有维护单一民族纯粹性的民族意志所致。^⑤由于过于强调自身的单一民族特性,以至于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2007年曾警告韩国的做法妨碍了生活在韩国的多种族之间相互增进理解和友谊。^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的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韩民族的心理要求。

① 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288页。

② John P. Lovell,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 89. 转引自梁守德:《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③ Kenneth W. Terhune, "From National Character to National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4, No. 2, 1970, pp. 245—259, 转引自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287—288页。

④ 李扬帆:《韩国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45页。

⑤李태일, “‘單一民族’觀念벗어나자,”『國民日報』, 2007年8月23日。

⑥姜경희, “유엔 ‘韓國, 人種差別없애라’,”『朝鮮日報』, 2007年8月20日。

二、韩国人“恨”的心理特征

虽然“恨”作为一种情绪或心理特征几乎存在于所有的民族中,但在韩国人身上的表现要强烈得多。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和前文化部长、文学评论家李御宁等人认为,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韩国文化,那就是“恨”字。^①“恨”是韩国人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它已经成为韩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融入文学、民谣、舞蹈、电影之中,甚至韩国政治中也渗透着“恨”的情绪。^②对韩国人来说,“恨”不仅是单纯的语言概念,也是反观韩国人“自我”的构成要素。^③

“恨”是韩语和汉语中共用的一个汉字,但含义不尽相同。韩语的“恨”最初同汉语的“恨”一样,多表示“遗憾、悔恨”之意,后来经发展变化,语义变得比汉语丰富起来。简而言之,韩语的“恨”主要不是“仇恨”之“恨”,而是指悲哀、痛苦、怨恨、悔恨、自责等多种情感要素长期在心灵深处累积而成的一种郁结、凝固的状态。^④韩国资深媒体评论人李圭泰认为,虽然“恨”是汉字,但进入韩国以后与韩国人的意识结构融合,其在韩国人心中占据的意义空间要远远大于中国人。“恨”是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并且包含着憎恶导致怨恨的外部原因,同时也对积压怨恨的自身感到痛苦。^⑤金大中和李御宁认为,“恨”是苦难的韩国人民遭受了挫折的、不能实现的愿望,也是正在待机实现的梦想。“恨”既是愤怒,也是悲哀。韩国学者认为,由于韩语的“恨”包含的意义太广、太深,很难用一个外语词准确翻译,所以只能使用“恨”字的韩语发音“Han”来表示。^⑥

从结构上看,韩国人的“恨”除了怨恨之外,还与受害者意识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因为外向扩散是“加害”,内向累积就是“受害”。韩国人“恨”的构成要素中受害者意识非常强,所以韩国人有着强烈的“受害妄想症”。^⑦对韩国人来说,“恨”也是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并不一定是受到他人侵害时才产生。当自己有某种愿望或具备某种能力,却因为遭遇挫折致其愿望不能达成时,也会产生恨。^⑧

① [韩]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冯世则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韩]李御宁:《韩国人的心》,张乃丽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② 白冠全,“살풀이춤과恨의哲學적解釋,”『韓國舞蹈研究』,第27卷,1號(2009),p.47。

③ 李圭泰,崔祥鎮,“文化的概念의認知表象의活性化過程:한(恨)의談話分析과 온라인點火效果,”『韓國心理學會지』,第17卷,1號,通卷35號(2003),pp.1—16。

④ 朴钟锦:《从词语的基本含义看中韩两国的“恨”之同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第69—71页。

⑤ 李圭泰,『韓國人의意識構造』(2)(서울:新元文化社,2009),p.250。

⑥ 裴경열,“『西便制』連作에 나타난‘恨’의克服過程考察,”『韓國思想과文學』,第58卷(2011),p.132。

⑦ 李圭泰,『韓國人의意識構造』(2),pp.251—252。

⑧ [韩]李御宁:《韩国人的心》,第230页。

从“恨”产生的原因和形成过程中也能窥视出韩国人化解“恨”的方式。李御宁以日本文化为比较对象分析说,日本人的文化特点是“怨”,“怨”靠复仇才能消除。但“恨”是冷漠的,如果愿望和理想得不到实现,“恨”就难以消除。因此,“怨”像火山一样熊熊燃烧,而“恨”则像雪山一样容易堆积。韩国的古典小说和传说中有复仇的故事非常少见,更确切地说几乎没有。例如,韩国古典小说《春香传》中两位主人公的重逢才是化解“恨”的最后一个玄机,而不是通过复仇来结局。^①通过对韩国高中教材中有关“恨”的文学作品的调查研究也发现,这些作品中几乎都没有流露出强烈的仇恨和明显的攻击性。很多作品都是以主人公原谅害过自己的人,或者自杀,或者以内在销化的方式结局的。^②

实际上,饱含“恨”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韩国人解“恨”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韩国人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爱唱歌、作诗、跳舞、饮酒,正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释放“恨”的手段。例如,李氏朝鲜的女流汉诗就是“恨”的美学,^③韩国民族传统表演艺术“板索里”歌唱的故事都很悲伤凄绝,而其本身就是“恨”的释放。

如果“恨”不被别人理解,这种“恨”就会放大。因此,消解“恨”的另一个方法就是造成当事人产生委屈心情的一方理解对方的这种心情。如果这种方法无法做到,即便是周边的人对此予以理解时,“恨”的程度也会减轻。

“恨”如果不被化解,而是持续积累,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这在韩国文学作品和传统信仰中多有出现,如冤屈而死或受压迫含恨而死。这样死后反而能引起韩国人更大的同情。当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9年5月跳崖自杀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④实际上,卢武铉的自杀并不是韩国人“恨”心理的负面影响的个案。据统计,2010年韩国自杀死亡人数达15566人,即每10万人中就有31.2人自杀。韩国民众自杀率已经连续8年位列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之首。^⑤

虽然,韩国政治家和学者们认为,韩国人不倾向于报仇是因为他们所归属的文化含有较少的残忍的报仇情结,但显然也与“恨”的受害者是政治和社会弱者而报不了仇有关。一旦这些弱者成为自认为的强者,复仇仍然是他们潜在的选择。而当“恨”积累过度时,即便是弱者也会采取复仇的方式来了结。尽管复仇的方式未必是血腥的暴力,但却非常残忍。韩国电影《圣殇》所表达的堪称这种解恨方式的代表。^⑥

① [韩]李御宁:《韩国人的心》,第231—233页。

② 王晓玲:《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一项针对韩国高中文学教科书的分析研究》,《当代韩国》2010年秋季号,第48、50页。

③ 신현돈,“恨의美學斗圖式—李朝女流漢詩를中心으로,”『새國語教育』,第25卷,pp.369—390。

④ 李水山:《卢武铉的死:韩国文化之核“恨”》,《经济管理文摘》2009年第11期,第57页;朴钟锦:《多“恨”的民族,多“恨”的总统:卢武铉自杀原因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8页;Lina Yoon,“South Korea's Suicide Problem,”*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10。

⑤ 金민철,“自殺사이트申告,3年새10倍로,”『朝鮮日報』,2012年9月26日。

⑥ 《圣殇》由韩国导演金基德执导,获得2012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三、韩国的民族“遗恨”

韩国人充满自责、悲伤、痛苦的“恨”，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情感体验，而且也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积已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①

韩国人经常将生活中的艰难，如无钱学习、婚姻不顺、工作辛苦等都与“恨”联系在一起，将日本殖民、离散家属、朝鲜战争、在日韩侨遭原子弹炸死等都看作民族之“恨”。如同韩国个人之“恨”不进行外向处理而越积越深，作为集体的民族之恨也因一直无法进行外向释放而累积至今。因为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从未强盛到足以进攻他国的程度，反而一直因弱小而遭受外来侵略。虽然王氏高丽在13世纪后期两次协助元朝进攻日本，14世纪中协助元朝镇压中国农民起义，李氏朝鲜14世纪末、15世纪初两次征伐对马岛，以及韩国20世纪60年代协助美国出兵越南等（大概是其历史上仅有的几次外向进攻），但大抵都是在强盛盟主的压力下的行为。因此，这样的历史长期积淀下来，“恨”一直得不到发散。^②

韩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恨”，即对于自己民族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和所经历的不幸命运，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报雪，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心的道歉，便永远地心怀怨恨而纠缠不解。一部朝鲜半岛的历史，常被说成是饱受侵略的历史，以及充满这类苦难和不幸的历史。^③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甚至称，在整个历史过程里，韩民族一直生活在“恨”之中。^④

从总体来看，韩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之“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大陆民族欺压的千年之恨。^⑤ 韩国近代知识分子张志渊曾感叹说：“自辽、金、蒙古以来，箕、高旧疆不复收入版图，至使圣祖陵寝、发祥之地沦在异域，岂不为志士无

① 朴钟锦：《多“恨”的民族，多“恨”的总统：卢武铉自杀原因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9页。

② 邵毅平：《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③ 同上书，第248—249页。

④ 〔韩〕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第235页。

⑤ 本文所使用“大陆民族”一词主要是相对于海洋势力的大陆势力，在历史上有些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有些则入主中原，有些是在建立政权之前对朝鲜半岛的侵扰，也包括汉族政权，显然不同于中国大陆，使用“大陆民族”一词更符合实际情况。

穷之恨欤?”^①在韩国人看来,韩国今天屈居半岛一隅主要是大陆民族千余年来的欺压和侵略所致,而这些欺压和侵略都要算在今天的中国头上。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就曾在韩美首脑会谈中告诉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是在历史上数百次侵略韩国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呢?”^②今天的韩国人不仅对历史上遭遇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怀恨在心,还对万历抗日援朝的明军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对袁世凯驻朝时的种种行为多加指责。^③

二是被日本殖民之恨。韩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是在过去的千余年间,虽然国家多次遭到外敌入侵,但始终没有灭亡。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衰败,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895年10月,后来被尊称为明成皇后的闵妃被日本人暗杀于景福宫,整个朝鲜也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日本殖民期间,韩国男人被强征为军人和劳工,女人被强征为日军性奴,矿产资源、粮食、文物遭到掠夺,就连民族语言和祖宗姓名都被剥夺。虽然日本在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时对殖民做了部分补偿,但一直拒绝承认日本吞并朝鲜属于非法,拒绝归还殖民时期掠走的财物,拒绝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赔偿和真诚道歉。相反,日本政客和教科书还一直美化侵略战争,声称慰安妇是自愿的挣钱行为。^④日本官方还主张对独岛(日本称竹岛)拥有主权,拒绝赋予在日韩侨选举权。因此,韩国人的亡国之恨不仅百余年来未能消解,反而越积越深。

三是被大国左右的60年分裂之恨。自从新罗统一三国之后,朝鲜半岛基本上维持着统一的国家形态。即便是整个国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也没放弃独立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曾试图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大国的支持实现半岛独立,但没有取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人再次燃起了独立建国的希望。但因苏联和美国的分割占领,反对美苏托管和占领的民族主义者遭到逮捕、处决或暗杀,朝鲜半岛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由于长期相互敌视,上千万名离散家属只能在等待中离世,而南北之间缺乏足够交流,导致两部分的民族异质性越来越明显。

总体来说,韩国人的“恨”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弱小的“恨”。韩国很早之前就流传一句谚语叫“鲸鱼搏杀,虾米遭殃”。这句谚语极其形象地表达了韩国人对自己作为鲸鱼群中的“虾米”身世的不幸感悟。正是自身弱小,所以才无法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到历史上遭遇入侵和沦为藩属国,以及近代以来先后亡国和分裂,小到韩国战时无权指挥自己的军队,无权开发中远程弹道导弹,无权处理核电

① [韩]张志渊:《大韩疆域考序》,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韦庵文稿:卷四,序,1955年,第149页。转引自王元周:《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2页。

② 崔영두, “부시, 盧大統領에 ‘내親舊’ 呼稱 親近感 表示,” 『文化日報』, 2005年6月13日。

③ 笔者2010年2月4日在中国旅顺对韩国统一教育院有关学者的采访。

④ 車학봉, “慰安婦스스로 賣春장사,” 『朝鮮日報』, 2012年8月25日。

站的核废料等等,实际都是自身力量不足所致。韩国学者一直对此不满,并称“如果韩国在欧洲,也是一个不亚于德、法的世界强国,正是因为处于东北亚的强邻包围中,所以才显得弱小”。^①

由于这些“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再加上悲情主义的历史教育,韩国人的民族遗恨更是一代代地传递下来。有调查显示,韩国高中《文学》课本上册收录的17篇民族诗歌中,有六篇表达了“恨”的情感;13篇民族小说与戏剧中,有七篇作品与“恨”有关。在近现代作品中,五首诗歌表达的都是整个民族的亡国之“恨”。^② 韩国人“恨”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连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后决定次日会晤美、中、日、俄四国驻韩大使也引起韩国舆论的担心,称这种行为可能会给世人留下韩国是弱小国家的错误印象。^③

当然,韩国的民族之恨也有自我强加的成分,或者说是自我建构的结果。因为某一国际行为体没有意识到与其他行为体的平等状态,或者虽然意识得到却自甘于这种不平等,那这个国际行为体就不会出现怨恨。^④ 韩国人以今天的主权国家概念去理解历史上的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以今天的国际关系准则去解读东亚历史上的“华夷秩序”,否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体系的合理性,以及韩国在这个体系下享受到的和平与繁荣自然会引起新的不满。

四、韩国的“解恨”外交

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集体,有了“恨”就需要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累积和化解民族遗恨的历史。那么,韩国是如何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化解“恨”的呢?

第一,自我壮大,消解弱小之“恨”。诚如金大中、李御宁所说,“恨”是没有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所以解“恨”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梦想。韩民族的梦想是什么?不同的韩国领导人有不同的表述。卢武铉总统希望让韩国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李明博总统希望韩国成为“先进一流国家”,朴槿惠总统希望韩国成为受全球信赖的国家。

在过去的60多年中,韩国的确通过自身的努力,极大提升了国际地位。从经济层面来看,韩国的贸易总额、造船总量、汽车产量、电子产业等均位居世界前列。

^① 韩国延世大学高相斗教授在主题为《德国统一20周年回顾与统一韩国展望》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首尔新闻中心,2009年6月23日。

^② 王晓玲:《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一项针对韩国高中文学教科书的分析研究》,《当代韩国》2010年秋季号,第48、50页。

^③ 李하원,“우리대통령을美中日러當選人마로 만날 수 있을까,”『朝鮮日報』,2012年12月21日。

^④ 李旭东:《论国际社会的怨恨心理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34页。

据统计,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09年位居全球第15位,而在2003年曾一度跃居世界第11位。^①李明博总统2008年上台之初甚至豪言要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②韩国在体育和文化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韩国早在1986年就成功举行了亚运会,1988年举办了汉城奥运会,2002年与日本共同举办了世界杯,并且将于2018年主办平昌冬奥会。韩国培养出了世界著名冰滑女王金妍儿、游泳运动员朴泰桓等。韩国在足球、冰上运动、棒球、高尔夫等方面也都在世界体坛占据重要地位。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韩国取得了金牌总数排名第五的好成绩。最值得韩国人自豪的还有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如以金基德导演为代表的韩国电影、以鸟叔(PSY)和“少女时代”等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歌手、以《冬季恋歌》《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等。

凭借经济和文化实力,韩国正在全面塑造新的国际形象。李明博总统就任后,韩国成立了国家品牌委员会和国家形象委员会,开展新亚洲外交、全球外交等,全面宣传“韩国是唯一在战争的废墟上同时实现经济腾飞和民主化的国家,是一个备受侵略但却从未侵略过他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等。^③韩国于2010年11月和2012年3月成功主办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核安全峰会。韩国官方称,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是韩国进入国际舞台中央的契机,巩固韩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和仲裁者地位,提升国家品牌价值和国格,取得名利双收的机会。^④如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韩国前外长,2012年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是美籍韩裔。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韩国国际政治学者们则认为,虽然韩国被大国环绕,看起来很小,但韩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第10至11位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而不再是历史上被强国包围的弱小国家。^⑤韩国总统李明博称,韩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环保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高速发展,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和认可,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韩国国格可以与现在相提并论。^⑥基于此,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国学振兴委员会2012年年中面向100名专家和1000名普通民众实施了一次“十大韩国文化遗传基因”的调查,结果“恨”未能入选。专家们解读说,这是因为韩国民众认为韩国已经从日本殖民和朝鲜战争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⑦

① 崔진주, “韓國 經濟規模 世界 15 位,”『韓國日報』,2010年7月7日。

② 裨성규, “‘7·4·7 公約’ 두달만에航路 修正,”『朝鮮日報』,2008年4月28日。

③ “李大統領, ‘더 큰大韓民國’ 話頭로 4 日新年 연설,”『아시아經濟』,2010年1月3日; “노무현 대통령 동북아평화연설,” YTN, 2007년11월13일.

④ “2010 코리아, 세계의中心에 서다,”『政策브리핑』,2009年10月4日。

⑤ [韩]崔英载:《韩国新政府的外交安全与对朝政策》,《今日亚细亚》2012年12月25日。

⑥ 李명박, “李대통령 ‘지금보다國格 높았던 때 없었다’,”『朝鮮닷컴』,2013年1月21日。

⑦ 吳진희, “政府, 10대韓國文化遺傳子 發表... ‘恨’ 보다는 ‘신명’,”『아시아經濟』,2012年9月18日。

第二,奉行事大主义,暂时隐藏民族之“恨”。^①“恨”既是韩国人努力消解的对象,也是暂时化解的手段。因为“恨”的本质就是韩民族内心绝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但对根本无法抗拒的命运,他们暂时退让,并心怀希望地等待东山再起。正是依靠“恨”的哲学,韩民族才能在中国和日本的强大影响之下,始终保持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人种特点。^②

韩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动臣服于经济和文化上先进的中原王朝,但对北方大陆民族向来鄙视。尽管如此,当北方民族崛起时,韩国也只好选择“事大”来隐藏自己对文化上低一等的异族之恨,以求得国家的保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高丽朝廷审时度势决定称臣于金。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朝廷曾专门举行朝义,讨论如何应对金要求高丽称臣的要求,最终占上风的主张是:“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③当时的高丽王朝还一度武力反抗蒙古,拒绝称臣,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朝贡,后期干脆主动称自己为驸马国以求安宁。

韩国历史上的事大外交并没有随着东亚华夷秩序的解体而消失。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美军,战后与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同盟条约。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一直被塑造为韩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解放者和国家拯救者。直至今日,韩国仍然是全世界和平时期在首都心脏地带大规模驻扎美军的唯一国家,也是唯一战时作战指挥权掌握在驻韩美军手中的国家。

第三,运用精神胜利法,消解华夷不平等之“恨”。韩国在“以小事大”的同时,也一直以神似大国而满足。也就是说,韩国虽然在物质层面上无法实现与大国平等,但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追求平等感,借此消解心中的“恨”。例如,李氏朝鲜的国王世宗决定创制韩文,但遭到群臣反对。其逻辑竟是,“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蟾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累哉?”^④可见,在朝鲜半岛历史上,韩国人一直以自己被中国称为小中华而沾沾自喜。^⑤

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朝鲜国王高宗迫不及待地于1897年称帝建元,

① “事大主义”是儒家信奉的一种理念和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广泛存在于古代的中华世界体系之内。而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明朝。不但是力量上大小关系的体现,更反映出朝鲜文化上对中华文化的归依,这是朝鲜王朝事大主义的特色。参见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第71页。

② 〔韩〕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第45页。

③ 《高丽史》卷十五世家卷第十五仁宗一。

④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第一百三第二十页。

⑤ 邵毅平:《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第167页。

就任“大韩帝国”皇帝,以显示与“大清帝国”平起平坐。韩国摆脱藩属关系之后,近代历史学家申采浩等人将古朝鲜和高句丽形容为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并将匈奴、女真(满洲族)、蒙古、鲜卑族等都视为同族,强调朝鲜族对汉族侵略和殖民的“光荣史”,作为唤起韩国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①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野史学者观点,不仅将檀君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还将其编入正史,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② 如此一来,韩国也堂堂正正地成为拥有“半万年”历史的国家。

韩国人一方面寻找对于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的优越感,同时也设法拉近自己与美国的差距,以此显示韩国处在世界潮流的前排。今天的韩国人对来自美国总统的赞誉,对于获得美国的认可倍感自豪。韩国的保守派更是心甘情愿地将主权和领土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千方百计表达对美国的忠诚。2008年4月,李明博总统访问美国时提出韩美要构建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虽然韩国在国力上无法和美国相比较,但可以标榜韩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观以提升自身的地位。有韩国学者评论说,韩国从亡国与殖民地、分裂与朝鲜战争的废墟上实现了工业化和民主化,但仍然没有走出弱小国家的自卑心理。“世界之最”之类的词语看起来像是优越感的表达,实乃劣等感的显现。^③

第四,外向型处理,直接对外泄“恨”。虽然韩国学者主张韩国人并不偏好复仇,但却不放弃通过贬低或反抗加害者来解“恨”的机会。尤其是伴随着国力的上升和民主化的推进,韩国人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完全将“恨”积压在心头,而是通过集体行动公开表达。

大清帝国与李氏朝鲜终结宗藩关系之后,朝鲜国内迅即掀起了排华风潮。这种风潮直至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仍然十分强烈,最终导致数万名华侨在韩国难以立足,纷纷移居他地,以至于韩国主流媒体和学者今天惊呼“韩国是全球唯一没有唐人街的国家”。^④ 中韩建交之后,韩国学者、媒体不断通过大众媒体丑化、贬低中国人和中国制造。^⑤ 一位韩国学者甚至撰文称:“韩流的兴起让我们认为,虽然不能小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潜力,但从文化上来看中国大概是非常贫瘠落后的。”^⑥ 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扩展到了行动上。韩国一些民间团体拒绝承认1909年中日两国和1961年中朝两国签订的边界协议,并在国会内积极活动,试图推进立法,以对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提出领土要求。^⑦ 2004年9月,59名朝野

① 王元周:《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2页。

② 李扬帆:《韩国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47页。

③ 尹평중,“大衆에서公衆으로,”『中央日報』,2005年11月30日。

④ 詹德斌:《韩国唐人街为何兴盛难》,《环球时报》2008年8月4日;梁필승,李정희,『자이 나타난 없는 나라:韓國 華僑 經濟의 어제와 오늘』(서울:三星經濟研究所,2004)。

⑤ 王轶峰:《韩剧再次丑化中国》,《环球时报》2009年3月13日。

⑥ [韩]白元淡:《吹袭东亚的韩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1期,第85页。

⑦ 蔡建:《如何抵御中韩民间寒流》,《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2月3日。

国会议员提交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韩国称《间岛协约》)无效议案,^①公然挑起领土争端。作为民意代表的国会议员发出如此呼吁不仅引起中国民众的警觉,也激发了韩国人的民族情绪。这种盲目的民族情绪终于在2007年1月举行的长春亚冬会上爆发出来。几名韩国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突然打出“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是韩国领土”的标语,连韩国主流媒体的意见领袖都认为此举令中国民众感到震惊。^② 韩国在历史边界问题上的主张还扩展至现实中的中韩海洋划界问题。韩国于2003年先发制人地在中韩两国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苏岩礁上建立了科学研究基地,并日益加大力度打击中国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捕捞活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也开始公开表露。1982年3月18日,釜山地区的大学生们放火燃烧美国驻釜山文化院,原因是美国包庇全斗焕军事独裁和其对光州民主化运动进行的流血镇压。以此事件为开端,韩国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反美运动。反美主义者主张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分裂负有责任,对于韩美不平等条约,驻韩美军在韩犯罪和治外法权极度不满。卢武铉政府2003年上台后,韩国人对美国的“恨”部分地反映到了外交政策上。卢武铉主张国防自主,要求美军早日返还军事基地,返还作战指挥权,还中断了韩美日有关朝核问题的三方协调机制。不过,韩国人对美国的泄恨主要还是在民间,政府层面的对美外交仍然是以“事大”为主。

韩国人对日本的“恨”越来越倾向于以行动消解。卢武铉政府公开反对日本对独岛的主权要求,中断了韩日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在五年任期中有三年不愿会见日本首相。在卢武铉执政期间(2003—2008),韩国社会掀起了清除日本残余的运动。总统府主管成立了“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没收亲日派财产,编纂《亲日反民族人名大辞典》等。李明博总统2012年8月10日突然视察韩日存有争议的独岛,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独岛的总统。在同年光复节前一天的8月14日,李明博总统还亲口要求日本天皇必须诚心谢罪才能访韩,从而引起日本朝野的强烈抗议。

无论是卢武铉总统,还是李明博总统的对日解“恨”外交,都源于韩国相对于日本的底气上升。实际上,韩国自古以来就轻视日本,认为韩国文化对日本有优越性,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日本超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韩国以“克日”为目标,终于实现了三星超越索尼,韩流席卷日本的梦想。韩国媒体经常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称,韩国人均GDP在2017年将达31223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

① 尹亨亨,“間島協約 無效 決議案 意味,”『京郷新聞』,2004年9月3日。

② [韩]刘尚哲:《韩中两国舆论的情绪纠葛现状分析》,人民网2009年4月23日, [http://world. people. com. cn/GB/8212/153174/153178/9193124. html](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53174/153178/9193124.html), 2012-09-15。

价(PPP)来计算,届时将可以超过日本。^①正因如此,李明博后来向国会议员们坦言视察独岛的真正动因说,“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从前了”。^②

第五,推动南北统一:弥合民族分裂之“恨”。韩国一位资深国会议员曾说,李承晚总统的出现消解了失去国家的“恨”,朴正熙的出现消除了食不果腹的“恨”,金泳三总统的上台释放了独裁统治下压抑的“恨”,而金大中总统化解了光州屠杀之“恨”,卢武铉总统则解除了左翼势力长期受打压的“恨”,后任总统的任务就是要消解民族分裂之“恨”。^③

实际上,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政府时期就制定了“北进统一”的目标,但在当时的国力对比下根本无法实现。于是,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府决定“先建设,后统一”,直到1973年6月才发表了和平统一外交政策宣言,但并没有阐述统一的原则、方法、途径等具体内容。韩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方案成熟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即金大中总统提出的南北邦联方案和金泳三总统提出的民族共同体方案。虽然后来的韩国政府都提出过自己的统一设想,但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前述统一方案框架。

冷战结束后,韩国真正将统一作为国家政策目标并付诸实施的是李明博政府。2008年8月传出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病倒的消息,而当时朝鲜还没有公布接班人。于是,韩国开始着手准备朝鲜突然崩溃后的统一工作。李明博总统多次称,“从各种情况来判断,朝韩统一不再遥远”,“分裂是民族的苦痛,是悲剧。统一是为了大韩民国的强大,真正强大的韩国是统一的韩国”。^④为此,韩国政府与韩美军方在2010年实施的乙支自由卫士(UFG)军演中首次秘密进行了“恢复朝鲜地区稳定”的作战演习。^⑤韩国政府也开始强调“统一外交”的重要性,目的是通过外交消除有关国家对韩国统一的忧虑,进而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李明博政府还要求统一部研究征收统一税的方案以应对南北统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2012年7月16日李明博总统在青瓦台将自己的工资捐赠给了为统一筹备财源的“统一缸”基金。

韩民族是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备受侵略的苦难民族,是一个多“恨”的民族。因此,韩民族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民族,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不公正和歧视非常敏感。时至今日,韩国人仍在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化解民族遗恨。不过,从韩国民族遗恨的性质来看,其最终的消解不仅有赖于韩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更有赖于地缘环境和周边大国态度的改变。

① 李홍표,“國民所得 3 萬달러‘키워드’ 大韓民國 초혁신 技術,”『韓國經濟매거진』,第 882 號(2012 年 10 月 22 日)。

② 安용수,“李大統領,連日 對日 强硬 메시지,”『聯合뉴스』,2012 年 8 月 14 日。

③ 李인제,“盧政權은 左翼 恨풀이 政權?”『독립신문』,2006 年 3 月 28 日。

④ 安용수,“李大統領,統一은 정말 가까이 왔다,”『聯合뉴스』,2012 年 7 月 16 日。

⑤ 尹상호,“北修復 뒤 早期 安定化 作戰,軍, 8 月 乙支訓練 때 實施,”『東亞日報』,2012 年 9 月 11 日。